

孫懷仁

日本現代人物論

申報叢書第六十種



孫懷仁

日本現代人物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上海文庫主編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六月一日初版

日本現代人物論



每冊實價大洋叁角

主編者	上海文庫
編譯者	孫懷仁
發行者	申報 上海漢口路 二十四號
發行所	申報
印刷者	民衆印書館 上海岳州路一七五號
分售處	各地申報分館各大書房

序言

站在外國人的立場上評論外國人——尤其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評論日本人，往往是容易流入於太主觀的弊病中。我寫這本「日本現代人物論」，在沒有執筆以前，打算不使牠流於太主觀，在伸紙疾書之中，也注意到不使牠流於太主觀，但到現在脫稿以後，我想總難免還有許多地方是流於太主觀了。這一點，我謹向讀者們表示很深的遺憾。

因為要使本書不流入於太主觀，曾經在可能範圍內，盡量的參考了許多日本人的材料。以書籍而言，有「現代人物評論」、「政界人物風景」及「轉換日本之人物風景」；以雜誌而言，有「中央公論」、「改造」、「政界往來」、「現代」及「雄辯」；以著作者而言，有馬場恆吾、齋藤貢、重信蒿雄等。這裏，所取于馬場恆吾者爲最多。

本冊中所收的人物，因限于篇幅，所以祇有十個人。其餘日本的政界重要人物，打算改在續冊中再寫。

序 言

二

謝意。

指示我寫這本書，同時，供給我大部分材料的是陳彬龢先生。在這裏，謹向他表示十二分的

二二五，二一宿雨初晴之晨

筆者。

日本現代人物論目錄

序言

一 內田康哉

二 宇垣一成

三 若槻禮次郎

四 鈴木喜三郎

五 安達謙藏

六 幣原喜重郎

七 齋藤實

八 芳澤謙吉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九 大角岑生……………八〇

十 松岡洋右……………八六

日本現代人物論

一 內田康哉

在史汀文遜名作「奇格爾博士與哈特」中，描寫着一個上流紳士奇格爾博士，有一次吃了一顆藥，突然變成一隻野獸了，于是大發揮其獸性。這隻野獸接着又吞了一顆藥，于是又回復到重前上流紳士的樣子了。奇格爾博士這樣繼續變人變獸的玩了幾次，到最後，野獸的方面占了勝利，無論如何吞藥也不會回復到重前紳士的樣子了。這段故事雖然是文學家頭腦中的空想，但事實上，每一個人身中的確都是包含着這兩種絕然不同的性質——一種是人性，另一種是獸性。更進一步，這二重性還不僅是包含在個個人身中，就是人類集團的國民性上，也包含着這兩種絕不同的性質。平生自任爲文明國家的人，有時候就常在發揮着這種獸性；而野蠻國家的國民，却有時能發揮些真正的和平。人類有時候想做聖人，但有時候也想發揮獸心。一個政治家假使祇跟着國民這種衝動而活動的，祇能說是實際政治家，而不是哲人政治家。日本齋藤內

閣下的外相內田康哉，從他過去三十幾年來的政治生涯而看，他也就祇是一個實際政治家，而不是一個哲人。

內田在九一八事變的當時，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總裁。內田的就任滿鐵總裁，是昭和六年六月若槻所推薦的。當時，一般人對於滿鐵，都認為是一種政黨把持的東西，同時，在每一次內閣改組的時候，滿鐵總裁必須更迭一下，這樣很明顯的表示滿鐵已經不是一個國家的機關，而是一個政黨的機關了。若槻因為要掃除這個世間的誤解起見，特別推薦了內田去充任滿鐵總裁。在若槻的意思，以為內田一方面是有外交手腕的，另一方面內田是第二次西園寺內閣，原內閣，高橋內閣及加藤友三郎內閣的外務大臣，雖說沒有加入政友會，但事實上與政友會的黨人差不多了，因此假定內田做滿鐵總裁的時候，縱令下次政友會內閣登台的時候，亦不致于再把內田更迭了。這樣，世間說滿鐵是政黨把持的東西的誤解，也不難因此而消滅。但那時候，若槻對滿鐵副總裁的人選，却沒有何種成見。他以為副總裁是總裁的內助，因此一切須尊重總裁的意志。在若槻要求內田任總裁的時候，內田就提出以江口定條任副總裁為條件。內田與江口，是

同仁會的正副會長，兩個人都是有名的「支那通」。江口出身於三菱，以前曾經被早川千吉郎推爲滿鐵總裁候補，因此若槻對於他也是毫無疑義的。這裏，滿鐵正副總裁決定了。

內田與江口到了東三省以後，就開始了一周東三省的旅行。內田等旅行完了，回到大連的第二日，瀋陽事變就發生了。在日本軍火硝煙瀰漫的時候，從來號稱爲平和主義的內田，明顯的流露出了他另一種的性格，他也主張武力解決了。

內田在日本政界的出頭，完全是由明治「剃刀大臣」陸奧宗光所提拔的。在清日戰爭以前，陸奧做農商大臣及外務大臣的時候，內田與原敬同是陸奧的祕書官，因此內田與原敬是一個交情很深的朋友。以後原敬拜命組閣的時候，原敬就親自打電話給內田，要求他答應就任外務大臣，結果內田是承諾了。內田在日本是一個有名的頭腦明敏的外交官，但他在和對方意氣相投的時候，什麼外交辭令，頭腦明敏都會拋到了九霄雲外的。在九一八事變以後，他留在瀋陽，常與軍人們在一起談論國家的大事，軍人們主張武力解決，他也主張武力解決，他與軍人們同情，由同情變爲共鳴，由共鳴變成了協力。十月內田回日本的時候，對若槻內閣報告了事變的經

過，同時更說明了自己對於將來的意見。他所說的意見，與他過去標榜着的平和主義，簡直是判若兩人了。這裏，日本政府中人都感覺到了異常的奇特。

俄國革命的當時，內田是駐俄的日本大使。內田是眼見到羅曼諾夫朝沒落，列寧政府成立了以後纔回來的。當時日本有一部分人提倡出兵西伯利亞討伐「過激派」，出兵論者事前曾經到內田這裏來徵求同意。當時內田以爲俄國的社會革命，不是用兵力可以征服的，因此內田對於來徵求同意的人，祇冷然的答覆了他一下。

內田從大正七年到十二年止，連續的在原內閣，高橋內閣，加藤友三郎內閣中做過外務大臣。在那個時期中，日本對外締結凡爾賽條約以及華盛頓條約，對華盛唱着內政不干涉主義。原內閣以前的寺內內閣，曾經因援助段祺瑞政府而累得一身禍水，根據了這個經驗，于是不能不改變方針而採用內政不干涉主義了。

大正十四年三月加藤高明內閣的時候，內田是樞密顧問官。田中義一內閣成立後，他就被派遣到歐洲任凱洛克不戰條約的代表。凱洛克條約之中有一句是「在人民的名義上」，一時

樞密院就認此爲違反日本憲法，起了一個極大的議論，這時候田中內閣一半已是屈伏了。結局政府把那句文句除出在外，向天皇奏請「批准」這樣，政府雖然沒有明言違反憲法，但事實上已經等於容納樞密院的主張是一樣了。這時候，內田是樞密顧問官，而又不戰條約的日本代表，因此不能不單身起來與樞密院肉搏，同時斷言日本對於不戰條約一定嚴密的遵守。

對於蘇俄的不主張出兵，對於中國的採用內政不干涉主義，對於不戰條約的擁護，從這些地方看來，內田是一個如何和平的人，然而他這次對於軍部在東三省的行動，却給與了他們以積極的支持。這樣矛盾事態的出現，正是他兩重性格盡情的顯露。

明治三十六年（日俄戰爭開始前一年）他在北京做駐華的日本公使，那年四月十九日，內田參列軍機大臣榮祿葬儀的時候，不知從那一個大官處聽說中俄要訂密約了。內田聽了以後，突然精神異常的興奮，他以爲在中俄協約訂定以後，日本將會失去了與俄國交戰的機會，同時，即使戰爭，日本也將爲絕對的不利。因此，內田認爲這是一個大關鍵，同時，日俄戰爭應該即乘機開始。

所謂中俄協約，就是關於義和團事件時俄國派遣兵撤退的問題，在俄國的目的，不過想使日俄戰爭再延期一下。當時俄國的陸相克泡洛特金氏主張與日本開戰，最少還要三年，纔會有利。同時，中國方面又猶恐日俄戰爭開始後，把東三省弄得一塌糊塗，因此在可能範圍內，也希望日俄不要作戰。日本在以前曾經要求過俄國從東三省撤兵，結果俄國祇把山海關與營口間的兵撤了一些，而遼河以東的兵却始終不動，不僅不撤兵，還計劃與中國訂一個協約，在東三省建築防禦工事。中俄間這個協約假若成功，日本與俄國戰爭的口實就消失了，今後假使再能發見口實的時候，俄國的防備工事，恐怕已經全部完成了。因此，內田努力妨害這個協約的成立。

當時俄國駐華公使列薩爾也知道這個協約的重大性，因此極秘密的把這個協約與慶親王談判，那時候彼此調印已經完成，只等待着西太后的批准了。列薩爾猶恐這個協約漏出消息，因此急促的催迫着早日批准。慶親王對列薩爾的這個要求答應了以後，立刻就去參內，不料那日西太后因為身體不適而沒有見到，而協約也沒有批准。這件事在蹉跎復蹉跎之中，终于在榮祿葬儀的時候，走漏給內田知道了。內田聽到了這消息以後，立刻在夜雨灰砂之中，坐着車趕到

南苑，向慶親王遊說着說：「假若這個協約批准了，東三省恐怕將要不是中國的東西了，因此這個協約必須破棄。」另一方面，更向住在天津的直隸總督袁世凱那裏也同樣的運動。一邊從正面遊說，一邊從背面進送賄賂。據傳聞所及，當時慶親王拿到了八十萬圓，振貝子拿到了二十萬圓，那桐拿到了三十萬圓。

內田這個運動終於是成功了。俄國公使列薩爾第二次來催促批准的時候，慶親王代理那桐答復他說：「現在軍機所正在把那個協約案修正幾條條件以及字句，因此還沒有批准。」這時候列薩爾很靈敏的就直覺到了這是日本在從中搗鬼，因此在離別的時候，祇憤憤的說了一句：「在俄國已經再沒有讓步的餘地了。已經再沒有同貴國協商的必要了。」以後，列薩爾在憤激之餘，吊筋的痼疾一天重於一天，不久終於是死亡了。

內田知道了中俄協約以後，他方面就立刻打了一個電報給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，電報的大意說：「俄國不唯沒有撤兵的意志，還正在整飾戰備，因此日本有速定最後決心之必要。」這個電報的結果，就發生了一件日本近世史上有名的「無隣庵會議」。當時的首相桂太郎，約了

元老伊藤博文，外相小村壽太郎，同到京都元老山縣的別墅無隣庵，在那裏決定了對俄的方針。那個決定的大意，是把東三省給俄國，日本自由處置朝鮮，同時，先在這個基礎上，與俄國談判。但預料俄國對於這個談判，因為東三省側面有受朝鮮脅威的可能，結局俄國決不會答應的，這時候，決定日俄開始戰爭。

無隣庵會議中的決定對俄作戰，當時並沒有人去通知內田，因此內田仍舊幾次三番的催促政府即時宣戰，但那時候日本政府的樣子，却始終是不陰不陽的。內田感覺到自己做駐華公使的毫無意義，曾經打算提出辭表實行辭職。但正在打算辭職的時候，日本政府決定的方針他知道了，而接着日俄戰端終於是開始了。這時候，內田專在北京向中國實行聯絡，時內田年齡已將近四十，這一次東北事變的內田主張武力解決，或者也就是當年內田主戰性格的再流露。

在意見相合的條件之下，內田與軍部已經發生了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。因此，若槻內閣崩潰以後，關於滿鐵首腦部的更迭，犬養與軍部曾經發生了正面的衝突。在犬養的意思，副總裁江口定條不妨留任，但內田是非換不可。軍部的意思正相反，以為江口無妨更迭，但內田却非絕對

留任不可。這裏，在內田自身的意見，以爲假若非把自己更迭時，那當然只有出之于辭職之一途，但即使不把自己更迭，而須將江口定條更換時，那末內田也須同時辭職。這時候軍部方面，不待犬養的回覆如何，就想盡了各種方法去挽留內田。當時軍部向內田要求留任時說：「內田與江口的關係，不過祇是一種私情，但內田的必須留任滿鐵總裁，却是由國家的見地而言。爲國家自然就不妨蹂躪一下私情。」

犬養之輕視內田，而必須把內田總裁更迭，這根因還是種在很久以前了。明治四十四年第二次桂內閣崩潰的時候，桂上奏天皇，希望降大命于西園寺爲後任首相。同時，桂還推薦了自己內閣中的外相小村壽太郎給西園寺內閣爲外務大臣。當時桂說話的神情非常嚴峻，好像推薦小村壽太郎的爲外務大臣，完全是明治天皇的聖旨。那時候，西園寺變了容，問桂說：「那是陛下的聖旨嗎？」桂頓時感覺到自己說話口吻是失檢了，于是趕緊說：「不，不是陛下的聖旨。」

西園寺內閣組織成功以後，把桂的推薦完全不理，特別打電報去叫在美國的內田駐美大使來充任內務大臣。這是內田的第一次做大臣，而是當時大臣中最年青的。犬養與內田的發生

衝突，也就開始在這時候。過去犬養在朝日新聞上曾經寫過一篇「話當年」的文章，在那篇文章裏就說起了當年與內田衝突的光景。明治四十四年犬養與頭山滿曾經到過一次中國。在旅行未出發前，犬養曾經去拜訪首相西園寺，打聽政府的方針，問一問政府是不是一定不使中國實行共和政治。當時西園寺回答說：「絕對沒有那樣的事。中國無論做成什麼政體，與日本有什麼關係呢？然而現在有外務大臣在那裏，那末我與內田商量一下再詳細答覆你罷。」過了兩三天以後，西園寺來召見犬養，於是犬養就去了。西園寺見了犬養以後，形容與從前大異，他說：「中國假若實行共和政體，那就非常困難了，而日本也非絕力反對不可。逼不得已的時候，還不惜以武力來維持君主政體。現在就請你把這個話傳言給南方的革命領袖。」那時犬養說：「我可以做那樣傻的傳言嗎？」

犬養從中國旅行回來了以後，在衆議院豫算委員會中，把這個事情宣布了，同時向政府質問說：「政府的對華方針，爲什麼要中途一變而來強制維持君主政體呢？」那時候內田答覆說：「政府的對華方針是始終一貫的。」犬養聽了內田的答辯以後，突然站起來大聲的說：「在我